

冰雪消融后，早春的小草探头探脑钻出了地面，随着温度的上升，特有的新绿，便如潮水一样涌来时，真能让人心醉；继而，春风拂面，春暖花开，当春天的天使给一片新绿绣上五颜六色的锦缎时，一个姹紫嫣红的春天就在眼前；而那些舞动的春景更为春天的画卷增添了生命的灵动，一幅幅洋溢着生命之色的画卷就此展开……

绿色如茵。树醒了，那沉睡着的枯枝败叶又蒙上了一层毛茸茸的绿，那种绿，不是盛夏清凉而沉重的深绿，不是芳草淡雅的草绿。那种绿带着淡淡的鹅黄色，像稚嫩的孩子，还懵懵懂懂、飘忽不定，好像一层薄雾。田野中，一簇簇灰白的地梅挤在数不尽的枯草嫩苗中，绽放点点黄色的春花，在细细春雨中，摇头晃脑；泥路上，一片片饱经风霜的马兰青，伏在春泥上我行我素拼命地增殖同类，晶莹春露沾在浅

画春

□江初昕

红叶柄撑着深绿卵状的小叶上，惹人喜爱。河边的草地上的鹅黄一不留神就被染成了墨绿，小草以它瘦弱的身躯宣告春的到来。新绿、嫩绿、鲜绿、翠绿，满眼的绿色呀，温柔着我们的视线，把大地打扮得簇新，焕发新姿。

鲜花似锦。三月的春雨，的确没有辜负“春雨贵如油”的诗句。经过两三场春雨的滋润，乡村里甚至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知名的不知名的小草都开出了小小的花，粉的、黄的、紫的、红的……晃的眼都乱了。最抢眼的就要数菜花了，放眼望去，一大片一大片铺天盖地的黄，仿佛是从天空倾泻而下似的，轰轰烈烈

地灿烂着，热情而又奔放。树上桃花李花杏花开得正欢，白的，粉色的把村庄打扮得分外妖娆，多姿多彩了。树下落红一片，花谢花飞花满天，一派春味儿盎然，空气里夹带着淡淡甜丝丝的芳香。我不禁驻足，贪婪地呼吸着春风里的阵阵花香。

春景萌动。披着柔媚的春光，让略带甜意的风，从身边掠过。冰雪消融，春水汨汨流动，流向山涧、幽谷，仿佛是春天的畅想曲。河岸边的的柳树上，鸟儿啾啾，跳上跃下。《诗经》上说，“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古人总结说“春听鸟声”。这是很有道理的。春天的鸟，似乎

比其他时节啼得特别的勤，特别的脆，特别的悦耳……有时听到的是鸟的独鸣，有时听到的是两只鸟对唱，如果鸟鸣唧唧喳喳，此起彼伏，时断时续，吟唱一首春天的颂歌。春风吹皱了一池春水，小波纹起了粼粼的波光，一群鸭子在溪水中戏水打闹，飞溅的水花一片欢腾，可谓是“春江水暖鸭先知。”田野里，金黄色的油菜花花丛中，蜜蜂“嗡嗡嗡嗡”来回采蜜，彩蝶上下翩然起舞，一派动态的春景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白居易《钱塘湖春行》）桃红柳绿，姹紫嫣红。拿起笔，追着春的脚步，想要画下春的多彩、清新。于是信手研墨，丹青记春。画的是烟雨江南，粉墙黛瓦，苍痕殷绿，桃花含羞，杨柳堆烟，春水漾漾，远山含翠，紫燕归来……

人心似一汪水

□吕达余

南宋有一位官员叫何坦，在他写的《西畴常言》中说过这样的话：“人心如盘水也，措之正则表里莹然；微风过之则渥浊动手，而清明乱乎上矣。夫水方未动时，非有以去其滓污也，澄之而已。风之过，非有物入之也，搅动则浊起而清自乱也。君子其谨无挠之哉！”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人心如静止的水，其不动时是清澈的，有一微风吹过，水底污泥漾动，水就不再清澈了。在水面还没有风时，水并非没有污泥，而是沉淀在下面。有风吹过了，水并无污物加入，由于风的搅动，污物起而致清水浊。所以，君子谨防让风吹乱自己。

关于人心的善恶，历来有几种说法：法家讲性本恶，儒家讲性本善，唯物者讲性本无善恶，乃后天习染所致。若按何坦的说法，则人性有善有恶，如水有清有浊，一汪静水，清在上而浊在下，如那风来搅动它，一刮浊起而清见底。这个说法好像比较靠谱，近于西人“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之说。如其不然，人世间好些个事情，就不那么好解释，比如好人变坏人，坏人变好人，变好又变坏了，等等。那么，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何坦说：君子不要让风吹乱自己的心性。比喻总是跛足的，自然的风乱你头发，你奈何得了它？但这里讲的是人间风，面对不良的风气，君子要修养品德。

这个事情理论上好说。纵观历史与现实，古有君子贤人，今有榜样典范。但人数还是比较少的，且大多是盖

棺定论，某些君子与好人，你要让他活得久些，后来事就不好说。一个人立身再坚定，怕也架不住狂风，只有故去的人不会变。此说自然不能绝对，不然就没有君子了。当然，还是那句话，少。那么修养品德，靠个体意志对抗，对于端正世风，作用也就有限。这样说，不是说人可以放弃修养，人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就要管好自己。独木虽难支，众木可成林，我们不能放弃个体对于社会的责任。

但人的心底总是有“滓污”的，也就是有恶的成份，你不搅动它时，它是潜伏深埋的，如同人体内的病菌，在不发作的时候，身体就是健康的，说是一个好人。一旦邪风吹体，就可能发作致病。人体内没有病毒，这个不可能。强身健体抑止它，是一法。但长期让邪风吹着，再强的身体也会致病。所以，何坦的办法是个办法，但不是最好的办法。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像防西北风沙一般，建立强大的防风林带，减弱乃至消除邪风的风力，不让水底沉渣泛起。这要靠良好的制度与规则，靠社会机制来弘扬正气，形成整体的正压邪的局面。

何坦说人心善恶并存，要抑恶扬善，这当然是对的。但靠君子自身修养的方法，却未能从根本解决问题。这种方法只是君子独善其身，是自古以来较传统的方法，虽然也是向来比较推崇的方法，但其弊有二：一、独善的效果是非常有限的，榜样的力量也不是无穷的；二、恐怕未必都能够善始善终坚持到底，这有诸多的历史人物及现实人物为证。起何坦先生于地下，不知以我何为否？

词二首

□孙长若

一剪梅·晚晴

春暮流光催鬓暗，花已阑珊，树已婆娑。日长无计可消磨。闲数流云，静览风波。

耳畔虫声渐渐多，也似吟哦，也似轻歌。长风问我意如何？斜枕松根，独梦南柯。

临江仙·老顽

年少不畏命运舛，会当击水拍崖。捉虫斗草亦攀花。尽欢须到晚，鸟倦自归家。

竹马青梅今俱老，徜徉人生韶华。过眼烟云总无瑕。思来犹喟叹，岂甘龙钟吓。

春柳

□邵光智

每一个芽胞都是一个词，每一条柳丝都是一行诗。她们和春风细细交谈，愉快的笑声绽露出鹅黄淡绿的美，发表在春阳下。

春柳站在水边，用细长的手指划过宁静的水面，仿佛告诉鱼虾一只水鸟蹲在柳树下。

我喜欢沐浴着春光沿河看柳，看柳树发芽，美好的心境像枝头上跳跃的春鸟，悠扬甜美的歌声迎着春风吐纳。

草尖上的春天（外一首）

□何军雄

一株草在春天苏醒，暖阳照过稚嫩的脸蛋，探出地面的半个脑袋，被春天吹开了眉眼。

怀抱整个春天，草尖上沾满露珠，季节的画卷打开，草的忧伤在春天图腾。

漫步在春天的青草和着时光的舞步，扬起高傲的头颅，穿梭于田间地头。

春之恋

季节的油墨重彩，写下的一阙春天的词赋，铺在绿色的田野里，醉了梦里的桃花。

三只蜜蜂的情爱，诉说着关于春天的秘密，嘴角的甜蜜和春天的恋情一起张扬。



铜官山

春天的旋律

汤青 摄

风情三月

□马亚伟

一年十二个月，只有三月配得上“风情”二字。风情是一种动人的神韵，就像美丽多情的女子回眸一笑，让人浮想联翩，回味无穷。

三月好时节，春色惹人醉。没有任何时节能和三月媲美，她的情万种，她的一颦一笑，都带着特有的光彩。

二月春来早，那时的春还是涩涩的，探头探脑，不谙世事，像个忐忑的孩子。二月里，风儿送来暖意，把天吹蓝，把山吹绿，把水吹动，春天变成“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羞涩少女，她低眉敛目，不敢大大方方张扬自己的美丽。而到了四月，春就深了，大红大绿，像浓妆的女子，带着几分俗艳，没了韵味。夏季，秋季，冬季，虽各有特色，但都缺乏风情。

惟有三月，春天突然间掀开了面纱，立即光彩焕然。她眉清目秀，

眼波流转，昂首是诗，俯身是画，实在是美得恰到好处。有一种美，增一分浓，减一分淡，三月就是这样的。有一种美，张扬一点则妖媚，内敛一点则隐晦，而三月的美，暗香浮动恰恰好。

风情三月，款款而来。你看，蓝天是她的披风，绿地是她的罗衣，青山是她的裙裾，流水是她的飘带，萌发的小草是她衣上的流苏，柳梢上的嫩绿是她颈上的丝巾，她把珍藏了一冬的华服全拿出来，把自己装扮一新。空中的朵朵白云是她脸上的薄粉，春日艳阳是她眉心的红点，绽开的花朵是她脸上的腮红……她精心描画，只为给我们一个最美的春天。

风情三月，举手投足间尽显美丽优雅，她的眼神顾盼生辉，她的笑靥温情秀美。很快，她就要举办一场大型的

杨树花

□路来森

杨树花，白杨树开的花。

白杨树能开花吗？答案是肯定的，只是，人们见得少，甚至于，许多人根本就没有见过；或者，就是因了熟视而无睹。

初春时节，春风一阵阵地吹着，白杨树的树皮，便在灰白色中，透出渐次明朗的嫩青色，愈来愈青，青色泛泛，泛泛，像泛滥开来的一片片的春光。就在这样的青色浮泛中，白杨树的花穗，破皮而出；一天天地伸长，伸长；最后，拉得长长的，拉成一穗一穗，像一条条挂在树枝上的“毛毛虫”。

不过，这“毛毛虫”上，没有“毛”，只是形似“毛毛虫”；有的，是每一穗上，布满的一粒粒的小花苞。“春天来的时候，常见人们在树下捡杨树花，褐色的，一穗一穗的，捡来做什么？用开水焯焯凉拌了吃，那好吃吗？相信不会好吃，但有人就想吃那一口。”

此段文字，是作家王祥夫在《六道木》一文中所写的。文字是写实，但对于杨树花的一些描写，其实是不确的。说杨树花是“褐色”的，只对了一半。此种色彩，只是杨树花败落后的色彩，是“人老珠黄”的呈现。

若然，春风吹拂，每一穗杨树花，

舞会。那场一年一度的舞会，华丽盛大，热热闹闹。你看，鸟儿燕子们都赶来了，蝴蝶蜜蜂们也都赶来了，它们一路载歌载舞。小兽们接到邀请函，也都跃跃欲试，它们要在舞会上一起高下。万紫千红的花儿们，睡在冬天里做了个长长的梦，听到三月的呼唤，纷纷睁开了睡眠，它们要把舞会装扮得五彩缤纷。

当牧童的笛声遥遥响起，当春雨飘飘洒洒落下，当春风吹开了舞台的帷幕……好戏就会上演，所有的生灵会给我们呈现出最美的舞会。直到我们眼花缭乱，喝彩声不断响起。

有谁能不爱这风情美丽的三月？风情三月，美丽如画，我们在春倾国倾城的笑靥中，一醉方休，尽享美好。

大自然如此慷慨，把最美的姿容展露出了，怎能不让人喜爱沉醉？因为喜爱，所以珍惜，所以不会辜负。

就都摇摇曳曳，袅娜生姿，宛若一个个翩跹起舞的紫衣美女，则，又会让人情不自禁地想到了《诗经》上的那句话：“有美一人，清扬婉兮。”“清扬婉兮”，伟丈夫般的白杨树，此时，便被赋予了一种女性之美，一种阴柔之美。

都说“春光洋溢”，一穗穗的杨树花，于晴天丽日下，似乎，最是能让人感受到那份“洋溢”的情味的。

杨树花，能吃吗？从前听母亲说，饥荒年代，人们就吃杨树花。趁嫩，大多是，洗净，掺入适量的面粉（红薯粉、玉米粉、豆粉等）蒸而食之；亦可用之熬粥，熬制成一种菜粥。滋味如何？想来也不过是滑溜溜，甜滋滋而已——杨树花穗，是有些甜味的。

似王祥夫先生所写的，将杨树花“凉拌”吃，却是从未见过的。有，肯定是有的，只能说“一方水土，一方吃”了。杨树花穗上的一粒粒花苞，炸裂的时候，才是杨树花真正开放的时候。此时，花穗已“老”，呈红褐色；炸裂的花苞，则吐出如棉般的洁白的丝絮。蓦然间，经风一吹，丝絮漫天飘舞，漫天飘舞……

此时，“乱花渐入迷人眼”——也是一番美景。

如同翻开一页书，在微风吹拂细雨漾漾里，春天不声不响悄然来到。春寒料峭。大山雾雨濛濛。春节的烟花刚刚落尽，笛鸣还在两山之间回荡，柳枝上那一抹抹米色，芝麻点儿似的，最先被压缩着身子、长着灰褐色羽毛的雀儿发现。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田野枯黄的稻茬脚下，有嫩芽在泥里蠢蠢欲动。村边的池塘里，水清清的，静静的，凉凉的，几只不怕冷的鸭子嘎嘎，水便混浊了。院子里，木瓜和山茶花打着苞儿，正期待一场暖阳的出现。屋子里的人们，还躺在正月暖和的被窝里。

初春，一切都还早。没等你缓过神儿，在春风抚摸里，一缕阳光冲破云霭普照大地，粉色的桃花、雪白的梨花、金灿灿的油菜花、红艳艳的紫云英……一夜之间竞相绽放。花儿在阳光下招摇，蜂儿蝶儿也赶来凑热闹，它们在花蕊间翻滾、跳跃，一身花粉，一路花香。村里来了养蜂人，二三十个木箱子在空坪上一溜儿摆开，蜜蜂嗡嗡穿梭于田野和蜂箱之间，就像一个个庞大的工厂，每一只蜜蜂都在各自的流水线忙碌。布谷鸟儿叫

了，人们乘着好天气，在禾田里播下了一年的希望。

“春风得意马蹄急，一日看尽长安花。”季节是最强的染手。许多叫不出名字的花儿，一股脑儿在阳光下盛放，天地间仿佛有一支无形的画笔在描绘，红的，粉的，黄的，紫的，白的……各种明丽的色彩，生动着山乡大地。

几声春雷在黎明炸响。雨打梧桐，白日透红的梧桐花儿落了一地。一连几日的雨，干涸了一冬的小河，水开始涨起来了；母亲的菜园里，黑土被浸透，用稻草覆盖着的辣椒、黄瓜、西红柿等各种秧苗在咕咕咕往上窜；雨水顺着枝条，把门前的那棵老樟树淋得通透，树皮上的青苔摸上去滑粘粘的。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再大的雨，也阻隔不了人们对先人的哀思。山上的野草在清明过后便疯长起来。屋后的竹笋破土而出，每分每秒都能听到它们拔节生长的声音。柳叶儿由初生的嫩黄变成嫩绿，再变成墨绿，细风一吹，哗哗作响，柳絮翻飞的时节就要来到。

初春若含，仲春似锦，暮春如油。春天永远是年轻的模样。

放风筝

□章铜胜

每个人的童年记忆中，都曾有过的放飞风筝有关的往事，那些风筝放飞了孩童时代的琐细梦想，承载着许多的快乐和对未知世界的仰望与憧憬。

我有一只不曾放飞过的很丑的风筝，风筝是母亲做的。母亲用芦苇绑成一个“干”字形支架，然后糊上纸，那是我见过的最简易的风筝，那只风筝丑丑的样子，我至今仍然能清晰地记得。绑在风筝上的线太短了，即使跑得再快，风再大，那只风筝也只能在头顶之上的那片天空上跟着我跑，样子古怪。母亲为我做的风筝最终没有飞上高高的天空，就被风吹得破败不堪。但我仍喜欢那只丑得古怪的风筝，也像我彼时空无凭依、羞于向人启齿的梦想般不切实际，但我还是要感谢母亲，是她给了我一只让梦飞翔的风筝。

女儿小的时候，我陪她去市区空旷的体育馆里放过风筝。我们一起疯跑，一起看许多风筝飞上天空，在天上摇摇摆摆，然后满足地大笑。女儿是迷恋风筝的，她的房间里常年放着一只很大的漂亮风筝，是一只燕子风筝，或是一只蝴蝶形状的风筝，那些风筝像是一个个多彩的梦，都绚丽可爱极了。女儿的梦里大概也时常有一只不曾消停的风筝在飞吧，不然她也不会常常在梦里偷偷地梦笑。

去山东，特意给女儿买过两串长

长的福娃风筝，牵起来，一长串，像长长的祝福，等待着我们去放飞。那两串风筝被女儿小心地收藏了好几年，最终还是遗失了。就像我们的年龄无法逆向生长一样。那些曾经陪伴我们，给予我们许多快乐的小物件，会在某个时刻被淡忘被遗失。有些是我们无意间淡忘的，也有些是被岁月慢慢冲淡的。

初春，大地回春，暖气慢慢上升，风渐渐地暖了柔了，又到了放风筝的时候了。此时大地苏醒，春花不紧不慢地生蕾，新芽渐渐悄悄地萌绿，等不及春天慢慢到来的人们就心急地将一只只风筝放上了青蓝的长空，天就渐渐地朗润起来了，风卷水波，水就柔了，就有了扑面而来的春的气息。

在我的心中，无端地觉得放风筝最适宜在古城外的一片空地里。三两个人一道，架着大风筝出城，城墙古旧斑驳，地面上，碎石间的荒草稀落，早春的塌苔菜、野菜菜还是灰头土脸的青绿色，不远处，几株古木向着青蓝的天空支撑着庞大的身躯，一阵风过，枝梢微动。趁着杨柳风起，迅速放飞手中的风筝，迎着春风一路小跑，就跑向了春天的深处，惬意而又满足。手中的风筝，借着风势，越过树梢，攀过高高的城墙，就有了俯瞰山川草木的高蹈。我们也在风筝之上，俯视生活，自信如春天的风鼓胀得满山遍野，放飞我们如风筝般飞翔的梦想。

春风起，我们一起去放一回风筝吧。